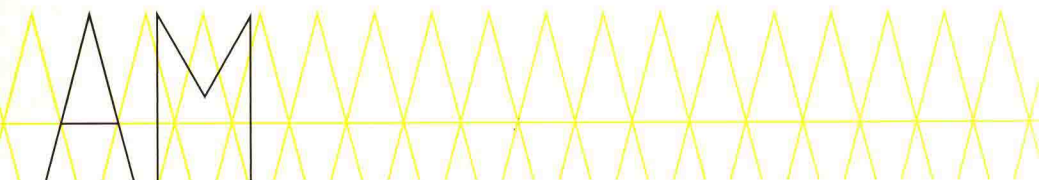


站在人这边

To Begin Where I Am

米沃什五十年文选

[波兰] 切斯瓦夫·米沃什 著
黄灿然 译



To Begin Where I Am

站在人这边

米沃什五十年文选

[波兰] 切斯瓦夫·米沃什 著
黄灿然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Czesław Miłosz

To Begin Where I Am: Selected Essays

Copyright © 2001 The Estate of Czesław Miłosz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4-06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站在人这边:米沃什五十年文选/(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著;黄灿然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3
(文学纪念碑)

ISBN 978-7-5598-1380-0

I. ①站… II. ①切… ②黄… III. ①散文集-波兰-现代
IV. ①I5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8237号

出品人:刘广汉

策划:魏东

责任编辑:魏东

装帧设计:李婷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65200318 021-31260822-898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1号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17

字数:350千字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8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导 言

米沃什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诗人之一,作为散文作家 vii
他也受到同等的推崇。他最被广泛阅读的作品包括《伊萨谷》
和《被禁锢的头脑》,前者是一部关于他的故乡立陶宛的令人难
忘的美丽长篇小说,后者现已被视为该体裁的经典。但米沃什
的散文包括更多的著作,各有不同的修辞策略和叙述技巧。它
涵括最多样的体裁和风格:素描、散记、哲学随笔、社会和政治
评论、文学分析、辩论文章、诗学宣言、日记、书信和箴言,以及两
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综合性的波兰文学史。如同他的诗歌,米沃
什的散文也表达了对一种“更宽广的形式”的渴望。有时候,诗
歌与散文的分界线是模糊的。在主题上,米沃什的散文作品至
少可以分成四个宽泛的类别:论诗歌和诗人的随笔、对哲学和
宗教的沉思、政治分析和政治参与的著作、传记性和自传性的
素描。

虽然他花了很多篇幅赞美矛盾——包括他本人的精神矛 viii

盾,对此他一再承认——但是米沃什是一个令人吃惊地前后连贯的作家。他漠视知识界和文学界的时尚,把他的写作集中于少数根本性的哲学问题:历史的意义;邪恶和受苦的存在;一切生命的短暂;科学世界观的崛起和宗教想象力的衰落。这些主题一再出现,不管是直接谈论还是假以自传性散记或历史轶事的面目出现。虽然米沃什从不同视角切入这些根本性问题,包括视乎某篇文章引起的冲动或写该文章时的环境而定;虽然那语调也许是轻松的、古怪的或极其严肃的,但是同样那些哲学和形而上学问题都始终是他全部著作的基础。

米沃什是一位反应性和反思性的作家,他对那些既是知识性又是纯粹物质性的外部刺激作出回应。他的回应也许是由一片风景或一次偶遇,由他目击或听闻的事件,由某位艺术家的画作,更多是由他阅读的东西——一部哲学专著、一首诗、一篇回忆文章触发的。他是一位狼吞虎咽的读者,把学者的强度与兴趣的广度结合起来,以匹配他那难以满足的好奇心。如同少数其他作家,米沃什深深地与周围世界合拍。他有极端敏感的触角,并充满激情地参与现实的所有方面,正是现实把我们定义为某时某地之人。他在《笔记本》中宣称:“我正在如此强烈地体验这二十世纪下半叶——动态雕塑、新音乐、时尚、大城市的街景、社会习俗。”

米沃什的思想是由两种相反的特征定义的:稳定与运动。前者的核心有一个伦理体系——相信价值、等级制、善与恶、丑与美。后者发源于米沃什对人的双重性的看法:“暴行总是潜

伏在我们日常的喧嚣扰攘、我们的习惯、社会组织、言语、微笑的表面下。”在米沃什的思想中,这两种相反的冲动之间存在着一
ix
种持久的张力;他的心智在矛盾中运作,而矛盾则刺激他的思想并成为其动力。他的作品可被视为一个个同心圆,它们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扩大,涵括愈来愈大的范围。每个新经验都为反思提供饲料,进而为他总著作的知识结构添加新元素。

米沃什的某些生活经验是关键性的,并引发一种对重新定义自己的需要和对各种态度进行一次根本性的修改。在这些经验之中,有两个似乎特别重要: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大屠杀的经验,以及他的流亡经验。第一个经验引发一场精神危机,并导致对他自己的时代和整个欧洲文化遗产进行一次重新评估。1942年至1943年也即纳粹占领之际写给作家朋友耶日·安德热耶夫斯基的书信——其中一封收录在这本选集里——为米沃什这场精神危机提供了戏剧性的证词。这些书信是缪塞《世纪儿忏悔录》的二十世纪版,它们表达他对这场针对“低等”民族的全面战争的暴行的道德义愤和他对一种使这样的暴行成为可能的文化的愤怒。米沃什的反抗不仅针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也针对西方自由主义,后者被证明在面对极权主义邪恶时是安于现状和在精神上空洞无物的。米沃什这个时候的暴怒令人想起他年轻的同胞塔德乌什·博罗夫斯基,后者是《毒气往这里走,女士们先生们》的作者,该作品是有史以来关于奥斯维辛的最阴森恐怖的记述,也是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激烈控诉。但是在米沃什与博罗夫斯基之间存在着一个本质的差

别：博罗夫斯基以一种厌恶和以对这个世界的拒绝开始并以此结束，而米沃什则超越拒绝，并且不顾困难，把他的希望寄托在那一丁点儿人性尊严上，因为他相信这人性尊严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并在不同时代被冠以不同名称：“理性、神灵、常识、绝对律令、道德本能。”

米沃什致安德热耶夫斯基的书信，波兰语完整本直到1996年才出版，这些书信披露了战争岁月在米沃什的精神进化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们包含了后来将在《被禁锢的头脑》和《故国》中，以及在长诗《关于道德的论文》和《关于诗歌的论文》中，还有在很多随笔和短诗中发展的核心理念。由于它们的即兴性，由于他能够“稍微松开约束”，允许自己“以先知或传道者的方式自命不凡地谈论”，所以这些书信——如同他少数其他作品——毫不掩饰地展现了米沃什。这些书信要比他1987年至1988年小心建构的“日记”《猎人的一年》更开放和更接近于私人日记，它们是一份宝贵文件，记录了一个深刻危机的时刻，而米沃什将在这场危机中吸取宗教力量和创作力量。

开始于1951年的流亡——尤其是开始于十年后的美国流亡——乃是一次文化体验。与战争不同，流亡有一种空间性而非时间性的维度；如果说米沃什的战时经验的轴线是垂直的——形而上学意义上和伦理意义上——那么可以说他的流亡作品有一条水平的轴线，以“这里”比照“那里”，流亡地比照故国。美国向米沃什揭示了空间作为本体论范畴的重要性，不管是作为距离（流亡）还是作为广阔（大自然）。这不是说流亡没

有时间特质；“这里”和“那里”含有“这时”和“那时”。但是米沃什开始于1960年任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美国流亡，不只是一次迁移或丧失。在最直接和情感的层面上，它是与北美大自然的邂逅，连同这块大陆无边的广阔和自然力那“非人性”的特质——它对于一个欧洲人的感受力来说是如此陌生。在知识上，它是与美国精神传统的交锋。米沃什通过加州诗人罗宾逊·杰弗斯的诗歌和哲学来与大自然和美国的精神传统交锋。

在米沃什的散文中，他是一位讲故事的大师和一位肖像画大师，能够把哪怕是最普通的人变成生动活泼的角色。个人故事常常被投射在宽阔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上，类似一幅巨型油画。那些故事反映米沃什的一个看法，也即历史是无数个体生命的总和，不管他们是生活在名声的强光中还是完全默默无闻。因此，传记性素描在他散文中随处可见：在《被禁锢的头脑》的核心中对四位波兰作家的分析性研究；在《故国》中对朋友和同事的生动描写；纪念亲朋好友的温柔讣文；在《猎人的一年》中以长篇小说式的笔触对他妻子雅尼娜逝世之后那一年不断回来纠缠他的记忆的一大群人的描绘；在《米沃什词典》中以寥寥数笔描绘，但合起来却使该书获得集体历史之重量的一幅幅微型肖像。米沃什总是小心保护自己的隐私，厌恶那种具有私人性质的自白性作品，他发现传记可以成为自传的一种形式，以及自传的一种替代物。米沃什最具自我披露性质的篇章，并非那些讲述他本人的，反而是那些他讲述别人的。《被禁锢的头脑》中的阿尔法和《故国》中的老虎，为米沃什起到陪衬的作用，成为他

面对自己的一种方式。数十年来他一直都在用不同的散文体裁写他的生活和时代,仿佛他通过他的散文作品的总和,创造了他在《猎人的一年》中描述的那部类似于《魔山》的大容量的二十世纪长篇小说。

米沃什的累积性的“长篇小说”是一个甚至比他计划中还要庞大的事业。它包括(以及从遗忘中救出)数十个人,他们生活然后死去,没有任何人特别注意他们。由于米沃什在其有生之年经历了二十世纪欧洲的所有重大动乱,所以他主动承担起见证的责任,去对抗那些会遮蔽他所知道的历史事实的声音,同时挑战死亡的无所不在。对米沃什来说,似乎每一个留存于他记忆中的人都要求他用笔写下他们。在1945年的《在华沙》一诗中,诗人表达他对死者的要求的忧惧:“我无法/写任何东西;五只手/抓住我的笔,命令我写/他们生与死的故事。”死者拽着米沃什的衣袖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他们在他们的故事中发现一把开启他自己的故事的钥匙,而在记录他们的生命时(因为“除了我,再也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了”)他完成了那个最重要的义务:采取站在人这边的立场,对抗“羞辱”也即死亡。

在米沃什的哲学文章里,别人起到了对话者的作用;他们是辩论中的对手和论据中的盟友。米沃什的性情是“对话式”的,而他的理念在写作辩论文章的过程中发挥得最有力。他与之辩论的人,包括杰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弗罗斯特和帕斯捷尔纳克。杰弗斯的“非人性”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救世论对米沃什来说感受特别强烈,因为作为作家,他们是他所感佩

的——就杰弗斯而言,还是深刻的契合。同等重要的是米沃什需要老师和志趣相投的灵魂:“我遇见老虎就像一条自己在平原上挖通河床的河流遇见第二条河流;它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形象很能说明知识上的友谊在米沃什生命中的重要性,以及他对伙伴的需要,需要用他们来试验他的理念或与他们分享共同价值。这些伙伴可以是朋友,但他们也可以是来自其他年代的作家或哲学家。他论西蒙娜·薇依、列夫·舍斯托夫、威廉·布莱克和奥斯卡·米沃什的随笔乃是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的好例子。米沃什建构一个私人万神殿,里面有哲学家、诗人、思想家,他们分享他反复思考的问题和接近他自己的解决方案,不管是舍斯托夫对必然性和理性的抗议、薇依对矛盾的赞美和她的非正统天主教信仰还是布莱克视域中的乌尔罗国度。它们是“其他声音”,但它们与他自己的声音一致。

如同在他所有的作品中,米沃什在随笔中表达的诗歌和文学的观点都根植于历史经验和哲学沉思。他的意见常常与二十世纪的重要文学潮流大相径庭。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并没有把米沃什引向绝望和虚无主义。米沃什相信对人类生存来说,肯定要比否定重要,他为“田园生活神话”辩护,为在面对毁灭时需要美和诗歌辩护,从而间接地拒绝阿多尔诺关于奥斯维辛之后不可能写抒情诗的著名断言。他是代表人来做辩护的:“有时候世界失去其面貌,”他在《一封关于诗歌的半公开信》中说,“它变得太卑鄙。诗人的任务是恢复其面貌,否则的话人就会迷失在怀疑和绝望中。”这是战后最

好的波兰诗人们所走的道路,米沃什曾在1981年哈佛大学发表的以“废墟与诗歌”为题的诺顿讲座中讨论过他们。对米沃什来说,兹比格涅夫·赫伯特、安娜·施维尔什琴斯卡和米龙·比亚沃谢夫斯基的诗歌变成了诗歌在二十世纪可以是什么的一个范例:这种诗歌把个人的和历史的共冶一炉,“整个社群不胜负荷的众多事件被一位诗人感知到,并使他以最个人的方式受触动”。

米沃什对诗歌的看法在本质上是目的论的,并根植于对现实的深刻尊敬。对外部现实的描写意味着不只是摹拟;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揭示”,因为它需要“强烈的观察,如此强烈,以致日常习惯的面纱脱落,我们觉得过于普通因而未加注意的事物奇迹般显露出来”。被如此设想的诗歌遂变成知识的一件工具,同时变成一种形而上学经验,提供顿悟的瞬间。

xiv 米沃什一生中,他对诗歌和现实的态度始终有一种惊人的连贯性。在他童年对大自然的热爱中,在他早年对命名植物、鸟类和昆虫的激情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后来的坚持,也即认为现实高于艺术。对那个少年以及对那个成熟诗人来说,命名是占有世界的一种手段:“我是一个单相思的浪漫情人,直到我找到一种办法来驱逐那无穷欲望的入侵,把所欲望的对象变成我的——这就是命名它。”米沃什的诗,如同他童年笔记本的记录,充满了人名、地名、树名、河名:波兰的、立陶宛的、美国的。命名是一种占有的行为,但也是一种通过把现实放置在某个时间以外的理想地点——一首诗——而把现实从遗忘和不存在中

拯救出来的行为。

在保持其作品主题连贯性的同时,米沃什具有一种运用并经常创造各种新形式的多才多艺的能力。他掌握的不同体裁的巨大多样性是骇人的。然而如果以简单的线性发展的方式来描述他散文的演化,将是不准确的。某些形式,例如画像或素描,是他很多作品的特色——从写于1951年的《被禁锢的头脑》到他最近的《米沃什词典》。我们只能勉强指出若干总趋势。通常由某个特定经验触发的早期作品,在书信、宣言、辩论中找到它们最相称的形式。它们的音调,如同致安德热耶夫斯基和维卡的信,是个人和充满激情的。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则因双重流亡和需要重新定义自我而必须保持距离感和客观性;不管米沃什是直接地讲述自己——例如在公开表明是自传的《故国》中——还是间接地——例如在《被禁锢的头脑》中所写的波兰同行作家们的传记——那音调总是超然和分析性的。同时,重新定义自我意味着对新经验采取某个立场,常常是好争论的立场。写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随笔已不再紧密地联系某个特定经验,而是变成对人、历史、文化和宗教的一般反思。它们是反思性的而不是反应性的;它们的音调更平静和更沉思,极少批评或争辩。

战后波兰文学有大量卓绝的随笔作家,而米沃什是其中最具有成就的随笔家之一。随笔那自由、不拘一格的形式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能适应不同题材和个人风格。在米沃什笔下,随笔在保留其形式上的灵活的同时,变成一种严厉的知

识探究的工具。米沃什很多早期随笔,是一些精心建构、主题连贯的计划,例如《被禁锢的头脑》《三藩市湾区远眺》和《乌尔罗国度》的组成部分。米沃什过去十年的散文倾向于愈来愈短小的形式;常常是离题的,较不关心整体结构,并且以一种任意采用的次序来组织——《猎人的一年》中的编年纪事、《米沃什词典》的按字母顺序。这种较松散的形式使他得以随意进入更多主题、地点和时间,尤其非常适合反思。随着米沃什接近九十岁,要把他广阔的经验关闭在一个单一结构内,已变得愈来愈困难,只有日历或字母表可以给它强加某种秩序,不管多么有限和不完美。

这本选集辑录了切斯瓦夫·米沃什非虚构散文作品的抽样。它横跨五十年。最早的作品《致耶日·安德热耶夫斯基的信》写于1942年秋天华沙被占领的时候;最近的随笔《幸福》发表于1998年。有七篇随笔是特别为编入这本选集而译成英文的。它们披露了米沃什的精神发展的诸方面,以及他对当代诗歌的反应——这些反应在此之前仅有波兰语读者能够读到。

这本随笔选旨在体现米沃什非同寻常的主题广度以及他所掌握的体裁和风格的多样性。随笔被编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我这些客人”通过自传性记叙和传记性素描来介绍米沃什,这些被记叙和素描的人物都是对塑造米沃什的人生起作用的历史潮流的代表性人物。第二部分“站在人这边”呈现一直都是极具深度的严肃宗教思想家的米沃什。第三部分“反对不能理解

的诗歌”则辑录了米沃什关于诗歌的责任的最重要文章,并以他对四位二十世纪大诗人的评价作结。第四部分“在不断的惊奇中”收入了摘取自用于作为本选集结语的《笔记本》的片断,同时也是重温一直支配米沃什作品因而也支配这本选集的众主题。 xvi

博格丹娜·卡品特

马德琳·G. 莱文

2001 年 4 月

编者衷心感谢北卡罗来纳大学查珀尔希尔分校斯拉夫语言与文学系博士生斯韦特兰娜·克里洛娃和卡拉·斯特茨的协助。

目 录

我的意图 | 1

第一部分 我这些客人

我是谁? | 7

流亡札记 | 14

幸福 | 22

维尔诺街道词典 | 29

毕竟…… | 58

安娜小姐和多拉小姐 | 61

西方之旅 | 63

论奥斯卡·米沃什 | 85

女隐修院院长 | 94

布罗纳尔：喝酒时讲的故事 | 112

道德家阿尔法 | 127

老虎 | 152

齐格蒙特·赫兹 | 181

可怜 | 198

第二部分 站在人这边

给耶日·安德热耶夫斯基的信 | 201

谈论一头哺乳动物 | 215

面对一片无边的广阔 | 232

宗教与空间 | 235

卡梅尔 | 241

致罗宾逊·杰弗斯 | 249

一篇作者承认因为没有任何更好的东西

所以他选择站在人这边的文章 | 252

西蒙娜·薇依的重要性 | 263

舍斯托夫,或绝望的纯粹性 | 278

陀思妥耶夫斯基 | 301

一位哲学家 | 305

七宗罪 | 308

要是可以这样说 | 337

为什么是宗教? | 353

第三部分 反对不能理解的诗歌

- 对某种爱的追忆 | 357
- 一封关于诗歌的半公开信 | 361
- 废墟与诗歌 | 378
- “世界肛门” | 400
- 反对不能理解的诗歌 | 402
- 关于 T. S. 艾略特的省思 | 418
- 罗伯特·弗罗斯特 | 430
- 冷静思考帕斯捷尔纳克 | 436
- 漫谈布罗茨基 | 455

第四部分 在不断的惊奇中

- 摘自《笔记本》 | 469

说明 | 479

索引 | 501